

狼羣

三幕劇

LES LOUPS

新天

羅曼·蘭著

沈起予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羣

狼

著 蘭 澤 · 曼 羅

譯 予 起 沈

知 斯 · 書 讀 · 活 生

店 書 聯 三

702•Q354•36K•P.150•\$4.6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四月第一版

公安部印刷廠承印

北京造0001—3000冊

•總 管 理 處•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各 地 分 店•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漢民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漢口

譯者前記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在中國也是一位極熟的人。他的生辰是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所以現在快滿七十歲了。幼小在故鄉克拉麥希城攻讀，父母欲使其將來進工科學校，可是數學和科學等頗不與其性格相投，祇有音樂為其所酷嗜。約十六歲時即進中學作一個修辭學科的走讀生，當時的學友有 Paul Claudel 等，Wagner 及 Stendhal 浪漫主義與音樂，神祕主義與自由主義等為其課後所常研究之物。於二十歲時，彼即獲得了高等師範學校入學的資格，而於同年八月四日正式入學。入學後，彼即專心於學識的思索，研究哲學及文學；在第二學年時，彼復選修史學及地理學，而於第三學年即及格了教員的檢定。

在未進高等師範之前，羅氏幾乎不曾讀過小說。可是在彼初進此學校的一年，托爾斯泰

的著作，即大量地移植到了法國，這指示偉大的人生，描寫民衆，展開『新世界』，主張正義人的著作，使羅氏一見傾心，自此以後，彼即成了托氏的弟子。然而就在此羅氏竟發生了煩悶：他知道自己所酷嗜而幾欲視爲一生的事業的音樂，原來是托氏所否定的。當時，托爾斯泰以爲現今的藝術，不外是一個大的腐敗組織，教人享樂的東西。因之，連羅氏所尊敬的 *Verdi* 及貝多芬等也不能不成爲『背德的』，使人類失掉相互融和的人了。在疑惑和苦惱之餘，羅氏乃直接寫信與托爾斯泰，以求解答，而於八十七年十月四日，終於得了一封三十八頁的法文的回信。（羅氏於十五年後會將此信公開過。）在這回信中，托爾斯泰指摘出藝術與科學之虛偽而無益之處，說明藝術不應當爲特權階級所專有，真的科學與藝術應是犧牲之產物，而不應是物質的特權之所產。現在的藝術已趨于衰頹，藝術若不突進到民衆中去，則祇有滅亡而已。這種民衆藝術的啓示，使羅曼羅蘭發生無限的喜悅和感激；自此以後，他的生活有了目標，他的精神得了安定，他的一生的事業決定獻與民衆及人道正義。

八十九年八月，羅氏被選送到羅馬去研究考古學及史學。這意大利的古都不特給彼以無上的魅惑，而且使他認識了彼所稱爲第二母親的瑪露易達老女史。九十二年羅氏回國結婚。翌年再到羅馬。九十五年提出近代抒情劇的起源等論文，得博士學位，同年十月二十一日被任爲高等師範學校美術史講師。在這學校中認識了二年生佩其（Charles Péguy），後來即在佩氏所主編的雜誌上發表了傑作約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而文名大震。

歐洲大戰開始時，羅氏不欲參加帝國主義的廝殺，而逃到瑞士湖邊去發表了一篇超于混戰之上（*Au dessus de la mêlée*），致受盲目的愛國主義者們的攻擊，這已是周知的事。不過這時的羅氏，還僅止于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甘地式的不抵抗主義；直到後來，地球的一角起了鮮明的曙光，而其餘的各部分則愈加黑暗，這才使羅氏明確地認識了自己的路；他不再「超然」了，他「與過去告別」而發表了苦鬥十五年（*Quinze ans de Combat*）。從前

他會把小說中的主人公比爲一條縹渺無阻的河，不知究竟流到什麼地方去，可是現在他已明瞭地知道這河流的方向了。

今年六月尾，曼羅蘭以七十歲的老軀，帶着夫人去訪蘇聯。一到了莫斯科，各處俱以白熱的熱忱來歡迎這位爲人類的幸福和自由奮鬥了一生的老作家。六月二十五日特爲彼開一電影會，翌日復爲彼開一演劇會，二十七日受對外文化協會的招待，二十八日走進了執政者的事務室，二十九日與高爾基相會見……

此處譯出之劇本狼羣 (*Les Loups*)，係羅曼羅蘭的偉大的著作之一。可是譯者特譯此篇的用意，與其說係由於其藝術手腕之高超，寧說是由於其最足以代表羅曼羅蘭的不屈不撓的爲正義的精神。

狼羣於九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赴死者 (*Mortuus*) 的名字，最初上演于創作座，當時羅曼羅蘭亦用了聖畢斯特的偽名。此劇取材于一七九二年法國大革命時的歷史事件。當時革

命軍受着亡命貴族及普魯士軍隊的包圍而籠城于迷羊市，可是在這國家瀕於危亡的時候，內部的軍官復互相猜疑，忌刻；劇中多瓦龍因出身於貴族階級而爲人傲慢之故，同爲學士會會員推里耶及猛將維拉（下層社會出身）所憎惡，維拉復藉着機會，就計陷害了多瓦龍。但此事爲推里耶所悉，雅氏竟以正義之故，忘去平時的仇恨，一面挺身爲多瓦龍辯護，一面要求裁判維拉的好計。不過這正是在維拉打了勝仗之後，衆軍官皆盲于擁護有功之將而忘去了正義，致推里耶獨自毅然爲正義而犧牲。

顯然，劇中的推里耶便是羅曼羅蘭的化身。羅氏爲此劇時，正是法國鬧着 Dreyfus 將軍事件，一般人因盲目的愛國心而忘去了正義的時候，所以此劇的影響之大，自不待言。後來大戰爆發，羅氏竟不顧國內的一切痛罵而毅然逃到瑞士，也可見一個具有高貴精神的作家的言行之一致。現正當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前夜，正義快要掃地的時候，此劇的譯出，想不無意義。同時世界上有不正的事件存在一日，此劇的生命也一日不朽。

譯者二十四年九月

補記

當我將法國的，也是世界的巨人羅曼·羅蘭的劇本狼羣改譯完畢時，曾寫了一篇類乎這位巨人的傳記性的前記。那還是一九三五年時的事，也正是這位巨人以七十高齡訪問蘇聯的一年。可是那以後，我們的巨人還秉着他一貫的，更可說超過他從前的大無畏的精神，在艱辛的環境中，爲人類的解放和幸福，也爲自己的寫作的完成，奮鬥了九年，才在法國中部的威茲萊城（Vezelay）逝世。這九年間是他的生活的最高點，也是他的奮鬥的業績的最高點，因之，現在我不能不趁狼羣出單行本的時候，對這巨人九年間的生活環境等作一點簡單的補充。

我們知道七十年中的羅曼·羅蘭所走的道路雖是漫長而曲折，但他始終是具備着一

副憎惡黑暗，愛好光明的高貴的精神，而這種精神，他早在二十年前，就對我們中國的青年號召過。當他的傑作約翰·克里斯朵夫被譯過來時，他就在約翰·克里斯朵夫向中國的弟兄們宣言中說：『我不認識歐洲和亞洲，我祇知道世界上有兩個民族——一個是上昇，一個是下降。上昇的是忍耐、熱烈、恒久而勇敢地趨向光明的人們——趨向一切的光明：學問、美、人類愛、公共的進化；而另一面下降的民族，則是壓迫的勢力、黑暗、愚昧、懶惰、迷信和野蠻。我是附隨前者的。無論他們是生長在什麼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唯其因有這種趨向光明的精神，他才不管他的『時代』和『來處』而能不斷地前進，不斷地『與過去訣別』而走到他的旅程應達到的處所。關此，他在感謝蘇聯人民慶祝他的七十壽辰時，是這末說道：『多謝你們紀念我的七十歲。這好像是一個旅程的終點——從巴黎到莫斯科。我已經走到了。這個旅程並不平順，然而完結得很好……』

這樣，羅曼·羅蘭終於在一九三一年出版了『與過去訣別』，又於一九三三年出版了

他的於一九二二年便開始寫作的動人的靈魂這長篇小說（長達六卷）之後，他的長途旅程「經過痛苦而後快樂」，看到了世界人類的快樂——新社會。這樣，七十歲以後的羅曼·羅蘭，是從個人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走到社會主義者，從舊的人道主義者走到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者了。

在羅曼·羅蘭過了七十壽辰的次年（一九三六）我們已開始抗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機運已逐漸成熟，而他於這年十二月曾致書與西班牙人民政府，祝賀他們的勇敢和光榮。在一九三八年德國法西斯侵略捷克，而顯示了戰爭快將爆發時，他也極端對捷克同情，並主張懲罰德意志法西斯。

到一九三九年九月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爆發了。在這以前，羅曼·羅蘭原住在瑞士，但他即刻回到了法國，而在一九四〇年法國淪陷後，他痛心於人類的再度慘遭苦劫，便住到他的故鄉的附近，維茲萊。

一九四一年，羅曼·羅蘭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自傳內心的旅行後，他便開始給他的朋友貝桂（Charles Lévy）作傳記，而將他的最後的力量放在他的這最後的一部書上。關於他這時的生活和住宅等，法國的戰士、文學家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在其死後的悼文上，會有一段記載：「……他差不多快與世長辭了；他和我們國內經常交換意見的人們，也隔離得很遠。（按：阿拉貢原是法國世紀末的流派達達主義 Dadaïsme 的名詩人，但後來竟成了最前進的文學家，這次大戰，他直接上了前線，淪陷後，又參加了地下軍。）幾乎已經沉默下去。但他依然在活著。我們可以旅行到威茲萊去看看，在那裏，突出於布蘭包涅（Bouillon）鄉間的玫瑰園的盡頭，有一座中世紀的房舍，遮在古羅馬大教堂的蔭影下；這位偉大的老人，依然在那裏呼吸著，我們依然可以向他提出各種問詢，人類精神歷史的一部分，可以從他的身上，整個回憶起來……他會對我們說：「托爾斯泰對我說過……查理·貝桂認為……」我們知道，貝桂是他年輕時的同學，後來又同辦二週評論雜誌，他的巨著約翰·克

里斯朵夫也是開始在這雜誌上發表；他對貝桂生前的意見，多不同意，而且爭論甚烈，不過到晚年來，他對貝桂的看法似乎又改變了。在他寫着貝桂傳的時候，有人去訪問他，他說：貝桂是個可怕的人，是一個不願意控制自己，而往往由着個人的感情任性發展下去……他對每一個小問題有能將其擴充為全世界性的問題的天才。他又說，他對貝桂的忠誠、熱情和天才是十分佩服的，但他並不願意掩藏貝桂的可憐處和不公平處。他說當他拿到《半月雜誌》發現了貝桂的真面目時，他便為強烈的情感所捉捕，才決心給貝桂寫一部長傳。他的這次談話，是他最後一次到巴黎時所發，這時巴黎已經光復，他來的目的，一面是要看看經過四年的昏暗日子首都，一面也是爲了參加蘇聯大使館十月革命的紀念會。可是這時已經是離他的死期僅僅一月的時光了。

一面，就在他這最後一次的液臨巴黎時，阿拉貢也伴着法共的重要人都克洛（Duclos）去訪問過他，眼見着他隨時都會死的，但他念念不忘的事，還是渴望他的作品完成。他在死

的一月的十二日還給了阿拉貢一封最後的信，信中正就心着高爾基的作品，希望他能看得到高爾基的作品的法文本的全集出版。

羅曼·羅蘭的最後幾年間的生活，是極其痛苦的。自從德國產生了希特拉惡魔之後，他就絕對站在爭取自由的一邊；他成了納粹的死敵；然而從此他所能接觸的德國人，只限於被希特拉通緝的和亡命者們。但自法國失敗後，他却得到了更多的伙伴，連佔領的敵人，也以海登，貝多汶和約翰·克里斯朵夫的名義向他致敬，給他送禮，對他說：「羅蘭先生，你冷啊，我們就給你送點柴來。」「羅蘭先生，你餓了，我們就給你送點黃油來。」不過，對這一切，我們的藍眼睛的高個子直挺挺地瞪着他們，堅決拒絕。而他所住的那一區的偉大的農民們，却偷偷地把柴和黃油給他送來了。

在這個時期，關心羅曼·羅蘭的人，不僅是他的隣近的人們，即在監獄裏，在游擊隊中，在被俘虜者的胸間，在德國鐵甲車的齒輪下，不知有多少多少的人都在懷念着他。因此，阿拉貢

說，他一次曾在法國某部和地下工作者談話。這部分人的當時的任務，是在襲擊敵人的運輸，其中一個參加使火車出軌的人會對他說：『我們不知道羅曼·羅蘭的近況如何，祇希望敵人沒有傷害他罷。』

始終追求着光明，始終鬥爭着的這一代的巨人，是在全世界的千萬人的悲痛中與我們長別了，他的拯世的任務完成，他的一生的著作永垂不朽，他的最後的貝桂傳聞已交給他的出版家，不久想亦可與我們見面。

願這位巨人的精神永遠與我們同在！

譯者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

附註：羅曼·羅蘭埋葬在他的故鄉克拉麥希（Clamecy）他曾有一本兒童時代的回憶描寫着他的故鄉。

附註：本文參考了抗戰文藝六九·七〇號上的懷悼羅曼·羅蘭特輯。

狼羣

(三幕劇)

人物

格斯勒——國民公會委員。年六十歲。肥胖而帶血色，有肺風病，步行困難。臉膨脹，現憤懣像，但眼則靈活險銳，不時突然發怒。

推里耶——司令官，科學學士會會員。年四十歲。冷靜整齊，注意周到，大常禮服的鈕扣全都扣好，帶有三色草髮極短。體大而挺直，有精強的清教徒之風。時時現出瘋狂狀態，說話時身體無微作，而話鋒極銳。

維拉——司令官，猪肉商人。四十歲。膚色赤，髮色極褐，剪為刷毛形。頭大；耳大而帶有環；背闊；指肥短而多毛。服裝散亂，話聲粗暴帶詛咒。拍胸而語。

多瓦龍——司令官，前貴族。五十歲。服裝講究，與他人成為對照。髮長而撒有髮粉。裝模做樣，諷刺而傲慢。